

科幻小說選譯

Bicentennial Man

張明哲

本文原作者為 *Isaac Asimov*

## 機器人三大定律

1. 機器人不可以傷害人類，也不能因怠惰而使人類受到傷害。
2. 機器人必須遵守人類的命令，除非它和第一定律衝突。
3. 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只要不和第一及第二定律衝突。

「謝謝你。」安德洛·馬丁說著坐了下來。

他並沒有在看東西，因為除了眼裏似乎流露的悲傷，他臉上一片空白。他有淡褐色細滑的頭髮，臉上並沒有細毛，看起來剛刮過鬍子。他的衣服明顯過時，但是乾淨，有著輕軟光滑的紫紅色調。

面對著他坐在桌子後面的是醫師。桌上的名牌寫著識別身份的號碼和字母，但是安德洛並不感興趣。稱呼他醫生就足夠了。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手術？」他問道。

以機器人一向對人類特有的敬意，他輕輕說：「我不確定如何或是誰要動手術，先生。」

醫生的臉上似乎有種不妥協的表情—假如像他這類不銹鋼機器人能有任何表情的話。

安德洛看著機器人擱在桌上的右手。修長的手指，人工造出來的優雅金屬曲綫，一柄手術刀在他手中似乎渾然一體。在他的工作中，沒有遲疑，沒有顫抖，沒有錯誤。這是高度專業化產生的信心。當然，人類迫切需要的專業化使大多數機器人不再有獨立的頭腦。一個外科醫師可能需要一些頭腦，這一個雖然有，但容量很有限，以致於他認不出安德洛，或許從沒聽過。

「你曾想過要當一個人嗎？」安德洛問。

醫生猶豫了一下，似乎這個問題不適合在他的正電子綫路裏出現。「但我是個機器

人，先生。」

「當人會比較好嗎？」

「當一個優良的外科醫師比較好。如果我是人就不能如此，只有當我是個高等機器人，我樂於做個高等機器人。」

「我能任意命令你難道不會冒犯你嗎？我可以叫你站起來、坐下、左右移動。只要叫你去。」

「我樂於使你高興，先生。萬一你的命令干擾到你或其它人，我將不會遵從。第一定律，有關我對人類安全的責任，將優先於關於服從的第二定律。除此之外，我樂於服從。好了，我將對誰施行手術？」

「對我。」安德洛說。

「這是不可能的，這顯然是個破壞性手術。」

「沒關係。」安德洛平靜地說。

「我不能破壞。」醫師說。

「對一個人類而言，你不能，但是，我也是個機器人。」



安德洛被首次製造時就像個機器人，在表面上和以前的機器人並無不同——平滑而具工作機能。

以前當機器人無論在家庭或工廠都是稀有之物時他就已經在主人家表現得很好。先生、媽媽、小姐和小小姐是家中的四個成員。他知道他們的名字，但從沒用過，先生叫傑羅·馬丁。

他的編號是NDR... 他最後忘掉了這個號碼。已經好久了，當然假如他想記住是不可能忘掉的，但他並不想去記住。

小小姐是第一個稱他安德洛的人。因為她不認識字。以後的人也就跟著這樣叫。

小小姐... 她活了九十歲而且死去好久了。有一次他曾試著叫她媽，但她不允許。直到她死前她都是小小姐。

安德洛曾被用做僕役、領班、甚至女侍。那是他的試驗期間，實際上所有的機器人都

在工廠、探勘站，或地球外的太空站工作。馬丁一家人很喜歡他，半數的時間他不必工作，因為小姐和小小姐想和他玩。這是小姐先想出來的點子。「我們命令你和我們玩，你必須遵守命令。」

「抱歉，小姐，但是先生的命令優先。」

但是她說：「爹地只是說他『希望』你負責清潔工作。那還不算命令。我『命令』你！」

先生並不在意，他甚至比媽還喜歡小姐和小小姐，安德洛也喜歡她們。至少，他表現出來的行為在人類行為中是可以被稱做喜歡的。安德洛找不出更合適的字眼。

安曾用木頭雕出項鍊，這是小小姐的命令。似乎是因為小姐在生日那天收到一個旋渦形的象牙項鍊，小小姐不高興了。她只有一塊木頭，於是她拿給安德洛一把小刀。

他很快就雕好了，小小姐說：「好極了

，我拿給爹地看。」

先生不敢相信地說：「妳從那裏拿來的，曼娣？」曼娣是他對小小姐的叫法。當小小姐向他保證她說的是實話時，先生轉身向安德洛：「是你做的嗎？安德洛。」

「是的，先生。」

「設計也是？」

「是的，先生。」

「你從那裏得到的設計？」

「這是一個配合木材紋理的幾何作品，先生。」

第二天，先生拿給他一塊較大的木頭，還有一把電子裁刀。「雕些東西出來，安德洛，隨便什麼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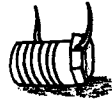
安德洛工作時，先生在旁邊看，他注視了成品良久。從那以後，安德洛就不再在餐桌旁服侍了。他被命令讀有關家具設計的書，學著做桌子和櫃子。

「這真是了不起的作品，安德洛。」先生很快地說。

「我喜歡做這些，先生。」

「喜歡？」

「這使我腦裏的綫路流得更順暢，我聽您用過『喜歡』這個詞，您使用時的心情正是我現在所感覺的。我喜歡做這些，先生。」



傑羅帶著安德洛到聯邦機器人公司的地方辦事處。身為州議會的一員他毫無困難獲

得機器人心理學家的接見。事實上早些年當機器人還很少的時候只有州議會的人有資格擁有機器人。

安德洛對這些一點都不了解。當他在往後幾年學得更多時，他能回想起早先的情景並有正確的認識。

機器人心理學家莫頓·曼斯基皺著眉頭聆聽，不止一次阻止自己用手指頭敲桌子。他滿臉皺紋，但應該比外表來得年青。

「機器人學並不是門精確的技術，馬丁先生，我無法向你解釋細節，設計正電子電路的數學複雜到只能有近似的解。當然，三大定律是設計的中心，無論如何不會被違反。我們會幫你換個機器人——」

「沒關係，」先生說。「他做指定的任務做得很好。重點在於他還能雕出精美的木製品而且式樣從不會相同，他做的是藝術品。」

曼斯基看來感到困惑。「奇怪，當然最近我們已試著拓廣電路。你當真認為具有創造性？」

「你自己看看。」先生遞過一個上面雕有遊樂場的球形木頭，其中的男孩和女孩小到看不清楚，但仍比例正確，且和木紋配合得很自然，木紋彷彿成了雕刻的一部分。

曼斯基不敢置信。「『他』做的？」他搖搖頭交回給馬丁。「真好運。大概是錢路的差錯。」

「你能再造一個嗎？」

「大概不能。以前從沒發生過這種事。」

「好！我一點也不在意安德洛是唯一的一個。」

「我懷疑公司會要回你的機器人以供研究。」

「甯想！」先生突然冷冷的說。「忘掉這件事。」他轉向安德洛，「我們回家。」

「遵命，先生。」安德洛回答。



四

小姐正在交男朋友，經常不在家。現在是小小小姐—不像以前那麼小—充滿了安德洛的地平綫。她從未忘掉他第一次為她雕的木頭飾品。她接了一條銀鍊子掛在脖子上。

她反對先生有把安德洛的作品送掉的習慣。「好不好，爹地，誰想要就讓他用買的。它值得被買。」

「才不像妳那麼貪心，曼妮。」

「不是為了我們，爹地，為這個藝術家。」

安德洛從未聽過這個字，有空時他在字典裏查到這個字。

接著有另一次行程，這次是先生的律師。

「你覺得如何，約翰？」先生問道。

律師叫約翰·范谷。有著白頭髮和膨鬆的肚皮，隱形眼鏡的邊緣泛著綠光。他看著先生給他的小飾品。「真漂亮，我聽過這件事，是不是你帶來的這個機器人做的？」

「對，安德洛做的。是不是，安德洛？」

「是的，先生。」

「你會出多少價錢，約翰？」先生問道。

「難說，我不收集這種東西。」

「假如我出兩百五你會相信嗎？安德洛做的椅子賣了五百元。銀行裏有二十萬是這樣來的。」

「老天，他使你成了富翁，傑羅。」

「一半的富有，」先生說。「另一半是

安德洛的戶頭。」

「這個機器人？」

「對，而且我想使它合法。」

「合法……？」向後靠的時候范谷的椅子吱吱作響。「並無前例，傑羅。你的機器人如何簽署必需的文件？」

「他會簽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要做的？」

「嗯。」范谷的眼睛深思了一下「我們可以設立一個信託來處理他所有的財務並阻隔外面有敵意的世界。除此之外我勸你什麼都不要做。沒人像你這麼前進。如果有人反對，讓『他』提控訴。」

「如果提控訴你會接辦嗎？」

「做爲一個聘約律師，義不容辭。」

「要多少錢？」

「就像那個，」范谷說著指著木飾品。

「很合理。」先生說。

范谷輕笑著轉向機器人。「安德洛，有錢你快樂嗎？」

「是的，先生。」

「你打算拿來幹嘛？」

「付帳，要不然先生得付。這能替他省錢，先生。」



三

事情總會發生。修理要花好多錢，換新甚至花更多。這些年來，新型機器人被製造出來，先生在安德洛成爲一個極佳的金屬品

前就已預見安德洛將會有每個新設計的優點。這些用的都是安德洛的錢。安德洛堅持這點。

只有他的正電子綫路沒被改動，先生堅持這點。

「新設計沒有你好，安德洛，新機器人沒多大價值。公司學會如何使綫路更精確，新機器人亦無法靈活變動。他們遵從設計，從不出軌，我還是比較喜歡你。」

「謝謝您，先生。」

「我相信曼斯基是因爲看了你才停止拓廣綫路功能，他不喜歡無法精確預知的東西。你知道他曾經幾次要求把你帶回研究嗎？九次！我一次也沒答應；現在他退休了，我們總算可以有些和平的日子。」

先生的頭髮變得稀疏且灰白，臉皮漸漸地鬆弛，而安德洛比他剛加入這個家庭時還要好看。媽參加了歐洲的一個藝術團體，小姐在紐約當詩人。他們彼此偶而通通信，但次數並不多。小小姐結婚了，住的地方離得並不遠，她說她不想離開安德洛。當他的小孩一小先生一出生後，她讓安德洛幫她餵奶。小孫子出生後，安德洛覺得先生終於又不寂寞了，因此現在向他要求一件事並不算過分。

「先生，我很感激您讓我可以隨意花自己的錢。」

「那是你的錢，安德洛。」

「那還是因爲您，我相信法律不會禁止您拿走所有的錢。」

「但法律也沒叫我做壞事，安德洛。」

「除掉已花的和扣稅的我還有將近六十萬塊。」

「我知道，安德洛。」

「我想把錢給您，先生。」

「我不能拿，安德洛。」

「和你交換你能給我的一樣東西，先生

。」

「喔，是甚麼呢？安德洛。」

「我的自由，先生。」

「你的——」

「我要買我的自由，先生。」



六

這件事可不容易，先生漲紅著臉說了聲「老天！」急轉身向後大步離去。

最後還是小小姐在安德洛面前幫著他說服的，三十年來大家從沒有不能在安德洛面前說的話，畢竟這還是他的事。

「爹地，幹嘛覺得這是種個人的侮辱呢？他仍會留在這裏，仍會保持忠誠，這是他天生的。他要求的只是字面的形式，他會被認為是自由的。這難道那麼可怕嗎？他不是拿了錢來換取這個機會嗎？老天，我和他對這件事已經討論許多年了！」

「討論許多年了，真的嗎？」

「是啊，他怕傷害到你一直沒敢說，是我叫他說的。」

「他不知道甚麼是自由，他只是個機器人。」

「爹地，你不知道，他已經在圖書館看了好多東西。我不知道他心裏怎麼想，但我也知道『你』心裏怎麼想。你和他談時會發現他對許多抽象名詞的反應就如你和我一樣，除此之外你還需要什麼呢？」

「法律不會接受這種說法，」先生生氣

的說。「欸，你！」他用一種刺耳的聲音轉向安德洛。「除非使之合法我無法使你自由。如果鬧到法庭，你不但得不到你的自由還會失掉你的錢。他們會說機器人無權擁有錢。就為這種廢話你願意失去你的錢？」

「自由是無價的，先生，即使只是自由的機會都值得用錢去買。」



七

法庭似乎也同意自由是無價的，而且，不管出多高的價錢機器人都不可能買到自由。

代表某個階層的民衆反對這種自由的律師的說辭如下：「『自由』這個名詞對機器人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只有人才能擁有自由。」在恰當的地方他說了好幾次，並緩慢而有節奏的用手壓著桌子來強調他的話。

小小姐請求代表安德洛發言。

她以全名被准許發言，安德洛以前從未聽過：「阿曼達·蘿拉·馬丁·卡妮准許入席。」

「謝謝，庭上。我不是律師，也不知道怎麼說動聽的話，但我希望您能傾聽它的意義而忽略它的形式。」

「讓我們看看在這個案子中什麼叫做自由，就某個意義而言，他『是』自由的。我想至少有二十年了，馬丁家的人不會命令他做我們認為他不願意做的事。假如我們願意的話，還是可以粗暴的命令他做任何事，因為他是我家的機器。但在他長年且忠心耿耿

的服務我們，並為我們賺那麼多錢之後，我們怎忍心這麼做？他並不欠我們，相反地，我們欠他。」

一時法官似乎忍住了笑容。「我懂了，卡妮太太。事實上在這方面並無法律和先例，但有個隱含的假定是只有人能享受自由。

我無法輕易的反對這個假定。讓我和這個機器人談談，安德洛！」

「是的，庭上。」

這是安德洛第一次在法庭上發言，法官對他有人類的音色似乎感到驚異。

「你為什麼想要自由？這對你而言有什麼意義？」

「『你』難道願意當奴隸嗎？庭上。」安德洛問道。

「但你並不是一個奴隸，你是個很好的機器人—機器人中的天才。據我了解你能創造舉世無匹的藝術，如果自由你還能多得到些什麼？」

「也許不會比現在多，但會比較快樂。法庭中曾有人說只有人類能擁有自由。我想要自由。」

這句話打動了法官。他的判決中的關鍵字句是「我們沒有權力否定任何一個高等到足以抓住自由這個概念且希望獲得它的物體的請求。」



先生死後安德洛開始穿衣服。他先穿一

條喬治—小先生給他的舊褲子。

喬治結婚了，並且是個律師，他加入了范谷公司，老范谷死後他的女兒接棒，後來稱為范谷馬丁公司。女兒退休後范家沒人接替，就在這時安德洛開始穿衣服，馬丁這個姓也被加到公司的名稱上。

喬治第一次看安德洛試著穿褲子時忍不住笑出來，但安德洛對這笑容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喬治示範怎樣運用靜電荷使褲子張開，穿上，然後閉合。但安德洛清楚地知道要他做同樣流利的動作得花上一段時間。

「你為什麼想要穿褲子呢，安德洛？你漂亮的身體蓋住太可惜了一尤其你不需為溫暖和廉恥煩惱，衣服的質料和金屬也不太能配合。」

安德洛堅持立場：「人體不也很漂亮嗎？你為什麼要把它蓋住呢？」

「爲了保暖、清潔、保護，裝飾，這些對你都沒有意義。」

「沒穿衣服令我覺得暴露且與眾不同，喬治。」安德洛回答。

「與眾不同！安德洛，地球上幾百萬個機器人。根據最近的人口普查，在這個地區機器人幾乎和人一樣多。沒有一個穿衣服自由，而的。」

「我知道，但他們沒有一個是自由的，喬治。」



安德洛從未到過圖書館。他研究過地圖知道路，但真正的路標不像地圖上的符號，這使他猶豫不決。結果，他想自己一定是走錯路了，因為每樣東西都不對勁。

安德洛遲疑地站住不動，這時有兩個人橫過廣場向他走近。

他轉身面向他們。剛才他聽到他們高聲的交談，但現在却安靜了下來。他們年青。二十，也許？安德洛總是無法判定人類的年紀。

「先生，請問到城裏圖書館的路怎麼走？」

二人中比較高的那個幾乎怪叫著向另一個人說：「它是個機器人。」

另一個人有著圓球狀的鼻子和厚眼皮，向第一個人說：「它還穿衣服咧。」

高個子彈著手指：「就是那個自由的機器人，老馬丁家那個機器人不屬於任何人所有，除此之外還有誰會穿衣服？」

「問它。」圓球鼻那個說。

「你是機器人馬丁嗎？」高個子問道。

「先生，我是安德洛·馬丁。」安德洛回答。

「好，脫掉你的衣服，沒有哪個機器人穿衣服的。」他向另一個說：「瞧他，真噁心！」

安德洛遲疑著，他已經好久沒有聽過那種口氣的命令了，這使得他的第二定律綫路有點阻塞。

高個子重覆道：「我命令你脫掉衣服。」

安德洛慢慢地脫下它。

「把衣服丟掉。」高個子說。

圓球鼻說道：「如果它不屬於任何人，它可能是我們的。」

高個子說：「誰能反對我們所做的，我們可沒有損害任何人的財產。」他轉向安德

洛：「用你的頭站立。」

「頭不是用來——」

「這是命令。假如你不知道怎麼做，不妨試試看。」

「安德洛遲疑了一下，彎下腰把頭放到地上，他想把腳抬起來但却重重的跌落在地上。」

高個子說：「躺著別動。」他向另外那個說：「我們把它拆散，你拆過機器人嗎？」

「他肯嗎？」

「難道他能阻止我們不成？」

只要他們強力的命令他安德洛就沒法阻止，第二定律的服從優先第三定律的自衛。無論如何，他不可能保護自己而又不傷害到他們——這將違反第一定律。想到這裏，安德洛覺得身上可動的元件都縮緊了一點，他顫抖著躺在那裏。

高個子走近用腳推他：「好重，我們需要一些工具。」

圓球鼻說道：「我們能命令它拆掉自己，這將會很有趣。」

「對！」高個子想了一下：「先把它弄離馬路以免有人路過——」

但太遲了。確實有人走了過來而且正是喬治。從他躺的地方安德洛可以看到他在不遠處跳了起來：「躺著別動！」

喬治開始跑了起來，到達現場時有點喘氣。兩個年青人退後了一點靜靜等著。

「安德洛，發生了什麼事？」喬治關心地問。

安德洛回答：「我還好，喬治。」

「那麼站起來，你的衣服呢？」

「這是你的機器人嗎？」高個子問道。

喬治急轉身：「他不是任何人的機器人。這裏是怎麼搞的。」

「我們有禮的請他脫掉衣服。假如他不是你的，這事與你何干？」

喬治轉向安德洛：「他們怎麼做的？」

「他們想支解我。他們正要把我移到一個較靜的地點然後命令我支解自己。」

喬治看著兩個年青人，雙頰因憤怒而顫抖。

兩個年青人臉露微笑，並沒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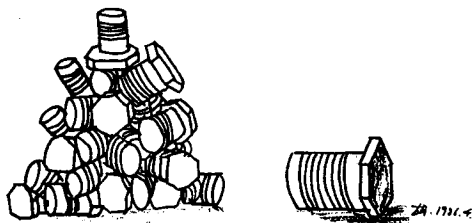
高個子輕輕說道：「你想怎樣。胖子？打架？」

喬治說道：「不，我不必。這個機器人在我家超過七十五年了，他尊重我們。我將告訴他你們兩個威脅我的生命想殺我，我要求他保護我。你們可知道如果他攻擊你們後果將會如何？」

那兩個人退後了一點，看來有點不安。

喬治嚴厲的叫道：「安德洛，我將遭這兩個年青人的傷害，走近他們！」

安德洛依令行事，這兩個年青人毫不遲疑，拔腿就跑。



六

小小姐剛過八十三歲生日，但可毫不缺乏精力和決心。她的手杖常只是用來配合姿態而非用來支柱的。

她憤慨的聽著這件事。「喬治，這太可怕了。那年青的惡徒是誰？」

「我不知道。這無所謂，反正最後他們並沒造成傷害。」

「他們有可能會。你是個律師，喬治；如果你過著富裕的生活，那是因為安德洛的才能。我們有這許多東西都是『他』賺來的。他使這個家庭得以延續，我可不願把他當成發條玩具。」

「您要我做什麼呢？媽？」

「我說過你是個律師，你沒聽到嗎？你提出一個案子使地方法庭公告機器人的權利並使立法機關通過必要的法案。需要時把這些呈送世界法庭。我會看著，喬治，而且絕不逃避。」

她的態度很認真，所以撫慰這個受驚嚇的老婦人成了繁雜的法律程序。喬治身為范谷·馬丁公司的元老，他策畫這件事。實際執行的是他的年青夥伴們，其中大部分是他的兒子保羅做的。保羅也是公司的一員，他幾乎每天得向祖母報告現況，而她則每天和安德洛討論。

安德洛很熱衷這件事，「喬治在我受攻擊的那天曾告訴我人類總是害怕機器人。只要此心理障礙不除，法庭和立法機關將不會努力的為機器人爭取利益。我們難道不該做些跟公眾輿論有關的事情嗎？」

所以當保羅在法庭內，喬治則和大眾接觸。這樣可以有較不受約束的優點，他有時甚至穿著新潮的，寬鬆的衣服。

他有次在新聞編輯的年度會議上演說，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如果因為第二定律，我們能使任何機器人在不牽涉傷害到人的任何事情上無限制服從，那麼任何人——『任何』人——都對任何的機器人——『任何』機器人——擁有一種可怕的力量。尤其因為第二定律凌駕第三定律，任何人都能藉著關於服從的定律使關於自衛的定律失效。他能以任何理由——或不需理由——使任何機器人傷害或摧毀自己。」

「這樣公平嗎？我們對動物會這麼做嗎

？即使是沒有生命的物體，在那麼好的服務我們之後我們也得對他尊重。何況機器人並非沒有感覺；它也非動物。它有足夠的智力和我們交談，談論道理，共同歡樂。我們能把它當成朋友且和它們一起工作而不給予它們友誼的果實和合作的利益嗎？」

「如果人們有權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給機器人任何命令，他應該也要在不傷害機器人的前提下發出命令—除非人類安全的絕對需要。擁有較大的權力就要有較大的責任，而且如果有三條定律來保護人類，用一條或兩條定律來保護機器人難道會太多嗎？」

安德洛說得對。輿論之戰是法院判決的關鍵。最後通過了一條法律，規定在某種條件下不可以發出傷害機器人的命令。對違犯這條法律的處罰很輕而完全不恰當，但原則是建立了。世界法庭的最後決議在小小姐死的那天完成。

這並非巧合。小小姐支撐生命到最後一場辯論，而在勝利的消息傳來時放手。她最後的微笑是對著安德洛的。而她最後說的話是：「你一直對我們那麼好，安德洛。」她去世時握著他的手，而她的兒子，兒媳婦和孩子們則遠遠地待在一旁。

### 譯後語

這篇小說於1976年由Random House出版，後來被收錄到Philosophy and Science Fiction這本選集中（Published 1984 by Prometheus Books，雙葉書店有翻印本。）小說原名是Bicentennial Man，由於篇幅關係只翻譯了一半。這裏講的是安德洛生命中前一百年傳奇，和小小姐的友誼十分溫馨動人。後一百年講的則是安德洛渴望成爲人（在生理上及法律地位上）所做的種種努力。由標題是Bicentennial Man而不是Bicetennial Robot可想見最後他成功了。